

序篇 一个不断被打断的开头

1

那个月圆之夜，怪物一阵阵号叫，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

——什么醒醒？我不是在说梦话！

我没睡觉！

再说，我已经十岁了，不再是一个分不清噩梦与现实的小孩子了！

记住，我是一个大孩子了！

我那大名鼎鼎的舅舅就说过，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一个小孩子的话你可以不听，但是一个分得清醒

梦与现实的大孩子的话，你是绝对不能不听的！

所以，请你相信我的话。

2

那个月圆之夜，怪物一阵阵号叫，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

——什么，我瞎编？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怪物？

不是没有，而是你自己看不见。

我舅舅在他那部被誉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具有同样划时代意义”的著名论著《怪物进化论》中就指出：怪物无处不在，只是一个人一生中仅有一次看见怪物的机会，而且是在他十一岁之前……

你不用瞪我。

只有小孩用他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才能够看到怪物。

小孩的眼睛比大人亮，就是这个道理。

但十一岁是界限。

过了十一岁，哪怕是超过一天，你就永远也看不

见怪物了！

还有，就是只有男生才有可能看到怪物。

女生呢？女生只能看见妖精。

这是法则。

就因为女生看得见妖精，所以她们才一个个身上透着一股妖气。没听人家说某个女生时，总是咂咂嘴：“啧啧，这小姑娘长得就像一个小妖精。”

可是，有人说某个男生像个小妖精吗？

还用问为什么吗？怪物怪物，就是一个个面目狰狞的丑八怪，女生敢看吗？看了还不尖叫起来，尖叫声都能把整个怪物种族灭绝掉！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男生十一岁之前都能看到怪物。这就像摸彩票中头彩似的，一百万个人里只能有一个幸运儿。而真正进入到魔法世界里的人就更少了，一千万个人里只能有一个人。

我就是那个人。

我舅舅还有一个理论，就是人刚生下来的第四天的黄昏，最容易看见怪物。

但他的这一学说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生下来四天的婴儿不难找，问题是找不到生下来四天就能开口说话的婴儿。一个出生才四天的婴儿不

可能告诉他：“我半夜看到了一个怪物。”

婴儿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大哭。

我舅舅一直期待着某一天会出现一个奇迹。

据说，当我妈妈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时，我舅舅那双贼溜溜的小眼睛（这是我爸爸的原话）就盯上了还只是一个胚胎的我。他苦苦哀求我妈妈，逼我妈妈答应当我出生第四天时把我借给他做实验。这当然遭到了我妈妈的拒绝：“见你的怪物理论的鬼去吧，我儿子不是白鼠！不是供你做实验用的白鼠！”

她说这话时，我好爱她啊，我甚至流着泪，在她肚子里轻轻地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那首歌。

然而，当我舅舅许诺说我一生的纸尿片都包在他一个人身上时，我妈妈禁不住诱惑，竟然出卖了我！

“不就一天嘛，我还正发愁找不着人替我带一天孩子呢！”

她的儿子又成了“白鼠”。

我降临人世的第四天，还没到黄昏，我舅舅就鬼祟祟地把我抱到了那座废弃多年的水塔里。据他研究，这水塔是怪物出没的通道。那时我还小，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舅舅在黑暗中才问了我一句：“看见怪物了吗……”他的后脑勺就顶上了一个铁家伙！是

那个守塔人。

“把手举起来！”他喝道。

我舅舅一举手，我掉到了地上。

算我命大，没摔出个脑震荡，但我却从此落下了一个斜视的毛病。

所以，你看，我与你说话时，眼睛总是瞟着另外一个人。

你别生气。

其实我是在看你。

我要是不看另外一个人，而是看你了，你再生气。

3

那个月圆之夜，怪物一阵阵号叫，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

——什么，我舅舅是个疯子？

哼哼。

你舅舅才是个疯子呢！

别以为我舅舅把我摔成了一个斜视，我就会骂他。

告诉你吧，这种批评听多了，我舅舅只是豁达地

微微一笑。

他总是笑得那样优雅。

从不露齿。

他从不大笑，倒不是他有一种学者风度，而是他的两颗犬牙长得又长又尖，有点像怪物的獠牙。

他一笑起来，比吸血鬼还吸血鬼。

但这丝毫不能动摇我舅舅的学术地位。

人不可貌相。

我爸爸就对我舅舅佩服得五体投地。

举个例子。

有一次，语文老师让我用“只要……就不怕……”造句，我脱口就答道：“只要你是个天才，就不怕考试不及格。”

当场就赢得了所有同学的热烈掌声。

但老师却给了我一个鸭蛋。

我爸爸训我，我顶他：“这是我舅舅在书里说的名言！”

他火了：“不要听一个疯子胡说八道！像他那样的白痴学者，倒退三百年，非被人绑在广场的柱子上像布鲁诺一样被活活烧死不可！”

他说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现在就划上一根火柴。

别以为他是在骂人。

你不懂，他这是在赞美我舅舅呢！

当一个女人想赞美另一个女人时，总是直接说出来。比如，两个女人在街上碰到了，就会互相赞叹一番：“哇，你今天打扮得真美！”“你看你的小腰，多细啊！”

但一个男人就不能这样去赞美另外一个男人。

比如两个男人在街头碰见了，一个说：“哇，你今天打扮得真美！”另一个说：“你看你的小腰，多细啊！”

这就有点让人觉得恶心了。

娘娘腔！

男人在赞美另外一个男人时，往往用的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要咬牙切齿，要恨之入骨，要表现出一种想把对方千刀万剐的愤怒来！

就像我爸爸说我舅舅那样，恨不得划上一根火柴把他活活烧死。

你想想，布鲁诺是谁呀？

任何一本辞典上都这样写着：中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你看你看，我爸爸把我舅舅提到了布鲁诺的高度。

这就是说，再过一些年，你随便翻开一本什么辞典，你都能够在上面找到我舅舅的名字！

不过，万一真有那么一天，我舅舅真的被我爸爸或是什么人给烧死了，他的悼词一定会这样写：××（我舅舅希望我能隐去他的真实姓名）的逝世，是全体人类以及全体怪物的重大损失……

之所以说是全体怪物的重大损失，是因为如果我舅舅死了，那么，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研究怪物了！

我舅舅后继无人。

不是有一句话叫“子承父业”吗？这是老话，意思就是说屠夫的儿子长大了就是一个杀猪的，戏子的儿子长大了就是个唱戏的，我舅舅的儿子长大了就应该是个怪物。哦，不不，应该说是个研究怪物的。

可我舅舅没有儿子。

不是他不想要。

在这点上我舅舅和我的主张不一样，他很想讨个老婆生孩子。

可是，要儿子这事不像女人买布娃娃那么简单，只要有钱，随便哪家玩具店都能买得到。

要是买得多，还可以讨价还价：“我买一打，便宜点！”但你要是人家说：“我买个儿子……”我敢打

赌，对方马上就会瞪你一眼：“神经病！”你要是再讨价还价：“我买一打儿子，便宜点。”你准会被轰出来不可！

生儿子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你。

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我舅舅！

嫁给屠夫，就是屠夫媳妇；嫁给戏子，就是戏子媳妇。可谁愿意被人喊成“怪物媳妇”呢？

不光找不到媳妇，我舅舅连个研究生都招不到。

没人相信有怪物存在。

没人愿意一辈子研究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的怪物。

有一年，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来报名了，一查身体，还是一个精神病。

4

那个月圆之夜，怪物一阵阵号叫，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

——别胡扯了，哪来的什么魔法世界？

……

得了得了，你别插嘴了，我不说“那个月圆之夜，怪物一阵阵号叫，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了，我换一个开头行不？

这回，你总该让我讲下去了吧？

1 我身上流着一股巫血

1

一切都是从我在水塔上留下的咒语开始的。

我不是一个女巫。不，更不是一个魔女。前面说过，我是一个男人。虽然我才十岁，但十岁的男人就不是男人吗？

是男人，就不可能是一个女巫，就不可能是一个魔女。

但我也不是一个巫师。

我只是一个酷爱魔法的孩子。

这可能是遗传吧！据我爸爸考证，我们家父系血脉的某一个分支上诞生过一个伟大的巫婆。也就是说，我身上流着一股巫血，当然不是“污血”了，是巫

血！这可以一直上溯到距今两百年的一个无雨的夏天，就是那一天的黄昏，我们家族史上那位可歌可泣的巫婆从薄雾中闪了出来，她要施咒，要把她那负了心的男人变成一条蜥蜴。但她的咒语太刻毒了，竟把全村所有的男人都变成了蜥蜴！结果她被愤怒的寡妇们绑到了一株大树上，一把火给烧死了。

我问我爸爸：“她临死前，高呼什么口号了吗？”

我抹了一把泪水。我希望这位巫婆在英勇就义之前，能喊上几声口号，那她就是一位巾帼英雄了。

但我爸爸说，她不光没有喊口号，还一个劲儿地求饶。

所以，我拒绝承认我身上的巫婆血统。

我只能说，我的魔法是无师自通。

说一句老实话，我对魔法产生兴趣，一开始还是为了逃避我爸爸和我妈妈那连年不断的战争。

我爸爸和我妈妈总是吵架。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吵架。而导致他们婚姻危机的，就正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为什么总是要吵架。

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我逃避他们战争的办法，就是钻进自己的魔法世

界。这招相当灵，我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一片耀眼的白光，接着，爸爸妈妈的争吵声就消失了，一群怪物向我扑来。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我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屠龙英雄，我大吼一声，一股魔力就带着一道道火焰向怪物扑去……

我只能幻想！

当他们吵到我无法幻想下去的时候，我就开始诅咒他们。

我尝试用咒语把他们变成两只癞蛤蟆。

我成功了！

我恍恍惚惚地看见，他们两个人开始缩小，紧接着就变成了一对癞蛤蟆。

……

但每当这时，就会有人摇我，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呼唤道：“儿子、儿子，你怎么了？快醒醒！”我睁开眼，发现是爸爸在喊，而我已经躺在了妈妈的怀抱里。

他们不知何时又恢复了人的形状。

他们正焦急地望着我，就好像是我变成了癞蛤蟆一样。

我知道我当时的样子挺可怕的。

妈妈拿还带着战争余温的额头贴住我，肩膀头抖动着，惭愧地哭出声来：“噢噢，儿子，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的样子吓坏了你吧？”

不，妈妈，坦率地说，我一点都没被吓着，因为你变成癞蛤蟆后的样子要比你吵架时美丽温柔得多。

但我的喉咙却发不出声音。

妈妈把我搂得更紧了：“儿子，你没事吧，我们不再吵架了……”

原来她是在为他们两个人的战争向我赔罪。

我当然不会相信她的话了。

你听，就是在这短暂的休战间隙，他们还在霍霍磨刀。

“你说……”

“我说？”

“你说，这孩子不会是患上‘自闭症’了吧？”

“我说，这更像是‘儿童精神分裂症’。”

“你说是精神病？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绝不会饶过你的！”

“怎么是我的责任？”

“就是你——”

妈妈最后歇斯底里地吼叫道。

不过今天他们不会吵了。于是，我抓住时机向妈妈提出战争索赔：“妈妈，这个星期天你能带我去吃一顿肯德基吗？”

2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身上的魔力。

但我从不滥施魔法。除了偶尔一两次由于气愤至极把爸爸妈妈变成过癞蛤蟆之外，我从来不滥伤无辜。我身上拥有的这股神秘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我不得不把它封印起来。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倒不是怕有人燃起一堆火把我烧死（不过，我多少还是有点心惊肉跳的，毕竟两百年前，我们家族里有一位先驱因为兴魔作法而被活活烧死了，我不想重蹈覆辙），我是怕我毁掉了这个世界！

我不想和十几亿只癞蛤蟆生活在一起。

想想也够可怕的，我这样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法师，就混迹在茫茫人海中，没人识破我！

还好，我不是一个邪恶的巫师，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有时还是会从噩梦中惊醒。

不是怕我自己，而是怕人群中还潜伏着一个与我同样伪装得极其巧妙的丧心病狂的魔女（或是巫师）。如果她站出来，我就会挺身而出与她对决，我那光明魔法将把她的黑暗魔法打得一败涂地！

但问题是：她没有任何显著的特征。

她可能就住在你的隔壁，可能是你的一个亲戚，可能是学校里的一个老师，每天擦肩而过时她的笑容比谁都和蔼可亲。

我没有办法像大海捞针似的把她从人海中揪出来！

即便是我怀疑某一个女人，有一天狭路相逢，在街上碰见了，我也不可能指着她的背影高喊：“站住，你这个魔女——”

因为这多半会引来人们的嘲笑；还有一种结果，我可能会被爸爸妈妈带去看心理医生。

我更不能用咒语把她变成一只癞蛤蟆。

因为我可能会认错人。虽然我可以发誓99.999999999999%不会认错，但万一认错了人，哪怕只有0.000000000001%的可能性，就会酿成悲剧！因为就像人死了不能复生一样，一旦一个女人被我变成了癞蛤蟆，就不可能再变回原来的那个女人了！

但这也为人类留下了一个祸根。

你想呀，要是有一天，她“嗷”的一声从人群中跳出来，就会扒下她脸上的假面，用她的黑暗魔法把整个世界给毁灭掉。

她一直都在咬牙切齿地等待着那一天。

她要称霸世界。

你要记住一个小小的细节：一个梦想称霸世界的魔女一定天天咬牙切齿，也就是像老鼠一样天天磨牙。所以她的牙齿早就磨光了，一定是戴着假牙。没错，绝对不止一副，一个天天咬牙切齿的魔女至少配过两百副以上的假牙，可能还更多。你一定会叫起来：“那么到牙医那里查一查，看看哪个女人配过两百副以上的假牙，不就真相大白了嘛！”对，你和我一样聪明，但你想过没有，狡猾的魔女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牙医那里配上两百副以上的假牙。一个牙医她只配一副，说不定她自己还拥有一个地下假牙作坊！

这提醒我们：一个戴假牙的女人不一定就是魔女，但是一个魔女肯定戴着假牙。

我需要再补充一句的是，我在前面说过，人群中可能潜伏着一个丧心病狂的魔女（或是巫师），我猜，你可能漏掉括号里面的那几个字了。我再强调一遍，